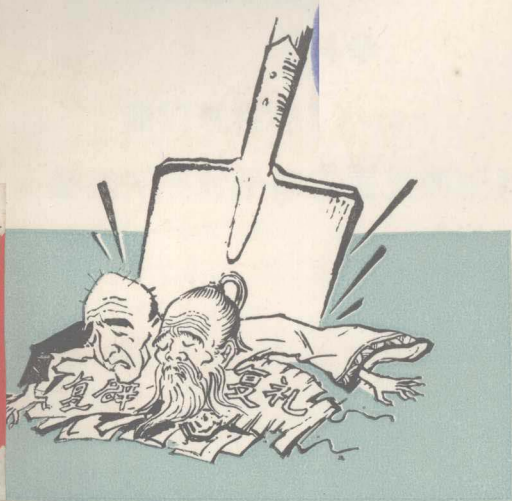


# “丧家狗”和“短命鬼”

——批林批孔杂文选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丧家狗”和“短命鬼”**

批林批孔杂文选

☆

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0册

书号：10113·47 定价：0.25元

0652  
44

#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

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 目 录

- 孔夫子在莫斯科……………康 立(1)
- “敲门砖”救不了敲门者  
……………永福县城关公社 李思明(7)
- 复辟·卖国·灭亡……………上海吸音材料厂 谭文生(9)
- “丧家狗”和“短命鬼”……福山县张格庄公社 吴东华(11)
- 揭“老谱”……………贵县木格公社六化大队 何新祥(13)  
回乡知识青年
- 妄图“兴灭国”者必然覆灭……………常振生 刘百粤(15)
- 剖析林彪的“大事”……………薛 逊(17)
- 孔老二的阴魂……………张 治(20)
- 复辟狂与卫道士……全州县大西江公社社员 蒋咸美(22)
- “觚哉，觚哉”析……………曾 培(24)
- 戳穿“为民请命”的骗局……上海警备区某部 秦恒骥(27)
- 拉倒车的“天马”……………闻 军(30)
- “浮海”与“行空”……………颜运楨(33)
- “天马横空”落了空  
……………南宁糖纸厂青年工人 黄梧宁(36)
- “猛志”救不了“天马”命……………文 志(38)
- “王者”与“贤人”……………闻 军(40)
- “人主”与奴才……上海师范大学文艺系 孙 逊(43)
- “受于天”与“受于人”……………薛 进(46)
- 脑袋“特别灵”析……………灵山县烟墩中学 易 文(49)

- “不新鲜”透视……………许 严(51)
- “风”和“草”……………郁 思(54)
- 斥“群氓”邪说……………海军某部战士 石国仕(56)
- 江湖骗子与政治骗子……………梧州市 吴思文(58)
- 林彪与董仲舒……………董 健(60)
- 革命暴力好得很……………驻沪海军 洪海涛(63)
- “妄言”与“新药”……………王家科(66)
- “仁”者，吃人……………易 斌(69)
- “笑脸”背后的屠刀  
……………桂林机械修造厂 段国恒 秦文(72)
- 一脉相承……………桂林机械修造厂 段国恒 秦文(74)
- 中庸之道是骗人之道……………谷 中(76)
- “中庸叭儿”尤须防  
……………——读鲁迅杂文有感……………刘锡赞(79)
- 透过“中庸之道”的“中”字看进去……………李 辛(82)
- 斥林彪的所谓“勿做绝”……………洪 钧(85)
- 孔子的“泛爱众”与林彪的“人和”  
……………广东师范学院工农兵学员 马定科(88)
- 韬晦·栖身·复辟……………刘梦溪(91)
- “忍”与“跳”……………闻 军(94)
- “忍耐”析……解放军驻我区某部 宋祖军 刘百粤(97)
- “尺蠖之屈”和林彪的“忍耐”  
……………长辛店一中 陈智贤 毛志成(100)
- 剖析“床头铭”……………伯 群(103)
- 骗子的骗术……………李春邦(105)

“笑”辩……………凌 鸣(107)

“三不主义”骗术的破产

……………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 唐式英(109)

“闭目养神”考……………安思纲(112)

“杀身成仁”考……………王鸣凤(115)

“学而优则仕”与林彪的野心……………成 进(118)

从“九斤老太”想到的……………大新县 全茗安(121)

孔夫子曾经被孟子颂扬是“圣之时者”，但这位圣人在生前其实是不大行时的。他曾经满腹牢骚地说过：“如果我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了，我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

事隔两千多年，正当中国人民对反动的孔学开展批判的时候，这位在中国已经不行时的圣人，竟应了他当年的话。现在，孔夫子在莫斯科，岂但是行时，简直可以说是红得发紫。什么“创立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思想家啊，“令人尊敬的”“国务活动家”啊，“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啊，见诸书刊杂志上的这种肉麻吹捧，俯拾皆是。

孔夫子会在莫斯科如此走红，这在他自己自然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但我们对此却并不难理解。“圣之时者”，摩登圣人也。孔夫子在生前固然到处碰壁，但在死后却是着实交了一阵子好运的。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反动统治者没有不尊奉孔夫子的。到了近代，孔圣人又添了一世新的吹捧者，这就是那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们。

外国侵略者尊崇中国古代的圣人，在当时是很为那些遗老遗少们所引以为荣的。但其实这与其说是尊崇，不如说是利用。摩登圣人之所以摩登，是因为他自从死了以后，一直

## 孔夫子在莫斯科

孔夫子曾经被孟子称颂是“圣之时者”，但这位圣人在生前其实是不大行时的。他曾经满腹牢骚地说过：“如果我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了，我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

事隔两千多年，正当中国人民对反动的孔学开展批判的时候，这位在中国已经不行时的圣人，竟应了他当年的话。现在，孔夫子在莫斯科，岂但是行时，简直可以说是红得发紫。什么“创立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思想家啊，“令人尊敬的”“国务活动家”啊，“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啊，见诸书刊杂志上的这种肉麻吹捧，俯拾皆是。

孔夫子会在莫斯科如此走运，这在他自己自然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但我们对此却并不难理解。“圣之时者”，摩登圣人也。孔夫子在生前固然到处碰壁，但在死后却是着实交了一阵子好运的。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反动统治者没有不尊奉孔夫子的。到了近代，孔圣人又添了一批新的吹捧者，这就是那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们。

外国侵略者尊崇中国古代的圣人，在当时是很为那些遗老遗少们所引以为荣的。但其实这与其说是尊崇，不如说是利用。摩登圣人之所以摩登，是因为他自从死了以后，一直

当着敲门砖的差使。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他们的幸福之门，而外国侵略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侵略中国之门。两者所敲的门虽有不同，但不仅用的是同一块砖头，为的也是同一个目的——把中国人民置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之下。归根到底，主子敲开侵略中国之门的希望是寄托在奴才的敲开幸福之门上的。对于这种里应外合的双簧戏，中国人民是实在见得够多的了。

辛亥革命刚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余孽陈焕章就组织了一个“孔教会”，说要以“大昌孔子”来“效忠素王”。英帝国主义分子、复辟封建王朝的鼓吹者庄士敦立即报名参加，声嘶力竭地叫喊尊孔是尊“历古相传之大义”。辛亥革命革的是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命，庄士敦却偏要翻这个案，认为这是违犯了“历古相传之大义”。目的何在？不问可知。

过了不久，正当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并带头演出了祭天、祭孔丑剧的时候，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从莫斯科远道来到中国，到处发表尊孔演说，胡说什么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竭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准备。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把孔子生日定为“国定纪念日”，宣布共产主义是“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应读作反革命围剿）就是行仁”。当时有个美帝学者也在大肆鼓吹“儒教是支配一切的”，其教义是“对人友善”。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在支持蒋介石这个妄图“支配一切”的反动独裁者实行卖国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汪精卫也热衷于“纪念孔子”，胡说只有卖国才能体现“儒教的真精神”。此论一出，日帝



学者盐谷温立即表态支持，声称：“今天如果要把中国从危亡中救出来，舍复兴孔教之外无他法。所称东亚新秩序此语，如果换句话，就是要‘恢复孔子之教’是也。”真是一语破的。原来“恢复孔子之教”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

尊死圣人，从来是为了尊活“圣人”。在中国，尊孔就是尊反动派，尊卖国贼，尊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这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也就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口口声声“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的原因。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

孔子这个人，无论在生前或死后，他的命运都是和没落阶级的复辟活动扭结在一起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样如此。叛徒刘少奇风尘仆仆地跑到曲阜“朝圣”，口口声声“孔老夫子伟大”。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却也要充斯文，宣扬孔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搞倒退，复辟资本主义。今天社会帝国主义的尊孔，也和过去帝国主义者的尊孔一模一样，尊的是那些反动派、卖国贼，即刘少奇、林彪之流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正如苏联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位部主任所供认的：尊孔的“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配合得很适当”。说得更确切一点，应当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古代的和现代的孔夫子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苏修把中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的指望落了空，这当然难怪它要如丧考妣、悲痛欲绝的了。于是，又是追悼，又是招魂，在莫斯科惊恼交加地演出了这样一出尊孔的闹剧。

支持反动，就必然反对进步。要否定今天中国人民对孔子的批判，就一定要否定历史上进步阶级对孔子的批判。正

是由于这一点，法家和秦始皇就成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及其外国主子的主要攻击对象。在莫斯科演出的这出尊孔闹剧中，苏修学者气急败坏地声称：法家的主要罪恶是“加强法制”，而孔子和儒家则是讲“仁”的。一联系“现代题材”，“不仁”就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罪状，而讲“仁”则成了苏修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功德。

法家是讲“法治”的。“法治”者，专政也。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不实行专政的阶级？从来没有过。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反动的儒家进行了批判，明确宣布要实行地主阶级专政，打击了形形色色的复辟分子，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其实，儒家又何尝不要专政，不过是不要地主阶级专政而要奴隶主阶级专政罢了。孔夫子宣称：“仁”者，爱人也。但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一切人，爱的只是反动的奴隶主。他一上台，就杀了少正卯，堕三都，什么杀人、毁城的事都干上了，这算是什么“仁”？根本是在骗人。孔子提出“仁”，反映了他不仅是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残忍而又阴险的伪君子。

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历史题材”是这样，“现代题材”也是这样。就在苏修大骂法家“加强法制”，并用以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们却在国内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即所谓苏联的法制“落后于生活”。苏修的内务部长在一九七二年的报刊上大声训斥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的“工作规模和效率还不完全符合生活的要求”，叫嚷“不允许任何偏离

法律要求的现象”。它强调用法律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这就明明白白地把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当成了专政的对象，表明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孔子也好，苏修也好，都是一些十分虚伪的家伙。他们口头上都讲“仁”，目的都是为了反对革命阶级的专政，以便他们自己实行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的专政。

莫斯科的尊孔丑剧闹了半天，响应者寥寥无几，很有一点演不下去的样子。聊可告慰者，前一阵子，盘踞在台湾省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了一次“祭孔典礼”，在“钟鼓馔玉，礼乐脩舞”声中，咒骂着中国人民的批孔是“用马、列、斯的所谓‘不断革命’与‘斗争到底’教条，企图消灭孔子所主张的仁义道德中心思想”。这几句话真是说得妙极了！它从反面说出了马列主义和孔学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这样一个真理。但在苏修的《历史问题》杂志上，竟有位历史学家觑着脸说：首先“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和最高目的”的，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孔子和孟子。在一个自称“马列主义者”的口里，尊孔的调子唱得这么高，真是绝妙地揭穿了苏修口头上讲的“马列主义”，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从这里，也可看出这批修正主义者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莫斯科的尊孔闹剧至今还在继续闹着。它能闹出个什么名堂来呢？鲁迅早就说过：反动派“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用这块砖头敲幸福之门，老沙皇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用这块砖头敲侵略中国之门，但结果都是门没有敲开，反而敲破了自己的头。今天，社会帝国主义又沿着这条老路



暴”是起于对天击衷毒恶，有雷雷二法并雷，来颈了盘膝  
与京”寒爽四虫旗代澳爽并，更博义主会并罪罪并旗，“迎  
大雷义主本资

## “敲门砖”救不了敲门者

金。“并夏  
群群”，帝皇儿雷不翼眼“伞屯菊射”皇心豫射表当去，口  
眼眼了射又，即即永福县城关公社李思明“因一齿断，因一  
一回雷快口于玉个桥落味，共端未玉口射一赠世哀象，“命并  
武如焚救雷帝皇儿，命雷善口端了不遂“雷口端”。忍不罪  
我

永福县城关公社 李思明

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指出：“孔子这  
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这个结论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从孔老二死后的两千多年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权  
势者们”，为使“天下之民归心焉”，也就是使劳动人民俯  
首贴耳地顺从他们的奴役和统治，总是要捡起这块“敲门砖”，  
竭力宣扬孔孟之道，他们狂热地尊孔读经，用这块烂“砖头”  
去敲那高官厚禄之门。远的不说，就是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  
来，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  
清王朝的统治，废除了帝制。尔后不久，袁世凯盗取了革命  
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个窃国大盗，当上大总统  
后，做起复辟帝制当中华帝国大皇帝的梦，同样捡起了孔老  
二这块“敲门砖”。他叫嚷：“孔教之于中国，犹空气之于  
人类。”还组织了什么“孔教会”，发行《孔教会杂志》，  
并定孔教为“国教”，大搞祭孔活动。顿时，掀起了一股“尊  
孔复古”的逆流。但是，当他黄袍刚加身，三呼“万岁”还  
未了，全国人民一齐起来讨伐时，就一命呜呼了。门还没有  
敲开，他自己也就死在门外了。

无独有偶。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又出了一个林彪，  
他步袁世凯的后尘，把孔老二这块“敲门砖”视为至宝，重

新捡了起来，借孔老二的语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暴政”，疯狂咒骂社会主义制度，并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克己复礼”。企图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那通向资本主义的大门，去当苏修新沙皇“核保护伞”卵翼下的儿皇帝，“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象袁世凯一样门还未敲开，却落得个死于门外的可耻下场。“敲门砖”救不了敲门者的命，儿皇帝的迷梦成为泡影，一切都不能指挥，一切都不能调动。门所以敲不开，并非敲得不力，而是因为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倒退。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只能是时代潮流的泛起的“沉渣”，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现在，我们倒是需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孔老二总是当了“敲门砖”的差使？说来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孔老二是维护旧制度，搞反革命复辟的鼻祖，有着一整套的反动思想体系，适合于复辟者的需要。那些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的野心家、阴谋家，也就臭味相投，求助于孔老二的亡灵了。孔老二鼓吹“复礼”，就是要复辟西周的奴隶制；林彪“念念不忘”“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妄图建立林家世袭王朝。共同的反革命政治目的，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是历史上一切搞复辟、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喜欢孔老二这块“敲门砖”的缘故。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阶级斗争经验，值得我们记取。

（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广西日报》）

“敲门砖”原指敲门时用的砖头，比喻借以达目的的手段。这里指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体系，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全宗祜科目的国英，朝夏而，昆吾出于主忠效，同不升国伙

## 复辟·卖国·灭亡

上海收音材料厂 谭文生

孔丘、林彪是一丘之貉，他们既是十十足足的复辟狂，又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

孔丘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炮制了一整套反革命复辟的纲领。当着奴隶们纷纷起义，猛烈地冲击着奴隶制的时候，他发出了没落阶级的悲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就是说，他的复辟奴隶制之“道”在中国行不通，他就要乘着木筏到海外去，投奔外国。一旦外国的奴隶主能赏识他，给他个大官做做，他就可以跨海征伐，卷土重来，以实现其“复礼”的宿愿。可惜当时交通工具简单，既无大轮船，又无“三叉戟”，而孔丘生来怕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知道如乘上木筏，飘流过海，那大抵是要葬身鱼腹的，所以只好望洋兴叹。

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了孔丘的衣钵，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演了一出篡党夺权、阴谋复辟的丑剧。然而，搞阴谋又那能天衣无缝？阴谋一旦败露，他就不得不爬上飞机，仓惶出逃，投奔苏修，最后摔死在沙漠。

孔丘与林彪何其相似乃尔：一个要“乘桴浮于海”，一个是驾机飞于天；能跟孔丘“乘桴浮于海”的只有一、二个人，而跟林彪爬上飞机的也只是寥寥无几的一小撮死党；一个“累累如丧家之犬”，一个摔得粉身碎骨。鼻祖、信徒所



处时代不同，效忠主子也各异，而复辟、卖国的目标却完全一致。

复辟就要卖国，一切反动派都是按照这一条规律办事的，孔丘搞复辟是这样，林彪搞复辟也是这样。现在孔丘的亡灵不是在莫斯科风靡一时，又成了“摩登”的“圣人”了吗！孔丘生前未能实现“浮于海”，死后两千多年，亡灵却飘洋过海，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阴暗角落里找到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君不见，莫斯科勃列日涅夫一伙，不是在大搞尊孔的丑剧吗！不是为孔老二的信徒鸣冤叫屈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企图阻挡历史潮流的反动派都没有好下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自命为“天马”、“至贵”的反动家伙，归根结蒂，都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

（原载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抑之良幾去天，需半鐘觀，以流匪榮也。豈非逆也若因惡不，碍大烈強由和一兼帶。開亦請屬亦天料，出出對合該只

## “丧家狗”和“短命鬼”

主本資報复要个一，歸東双報复要个一，漁林麻丑丑  
。然必由史司是效，對不的据个个得著来共庭而然，义  
福山县张格庄公社 吴东华

（《昨日大众》日三月二辛酉子六一第氣）

“丧家狗”和“短命鬼”表面上略有不同，本质却都是一样，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丑类。

“丧家狗”就是找不到主子，但又不甘心的“乏走狗”。孔丘就是这样一条“丧家狗”。孔丘是个权欲熏心的野心家，曾大言不惭地对他的学生说：“我三个月不做官心里就遑遑不安。”他胸怀“克己复礼”之“大志”，又饱学“周道”，按理可真该“仕”了。然而却总“仕”不了。一生中带着徒众栖栖遑遑，到处摇尾乞怜，无耻地自我吹嘘说：“谁要用我，一年见效，三年成功。”尽管如此，还是没人理睬。他所到之处，常常为“野人”围攻。“丧家狗”就是由此而得名。孔丘死后虽然名声渐高，也只不过是充当了反动派的“敲门砖”而已。

“短命鬼”就是野心勃勃，倒行逆施，在历史舞台上来去匆匆的小丑。这种小丑屡见不鲜，林彪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林彪张口就是权、权、权，野心之大简直四海难容。他混入革命队伍后，长期以来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欺骗党欺骗人民。他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篡党夺权，并且自封为“超天才”。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扔了一块小石子”，就打乱了他们的阵脚。“天才论”的花招被揭穿，设国家主席的阴谋被识破，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